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三刻拍案驚奇 第十一回 捐金非有意 得地豈無心

乾濟吾儒事，何愁篋底空？ 脫驂非市俠，贈麥豈貪功。
飯起王孫色，金憐管叔窮。
不教徐市媪，千載獨稱雄。

天下事物盡有可以無心得，不可有心求。自錢財至女色、房屋、官祿，無件不然。還有為父母思量，利及一身，為一身思量，利及後嗣，這是風水一說。聽信了這些堪輿，道：此處來龍好、沙水好；前有案山，後有靠；合什格局，出什官吏，捐金謀求。被堪輿背地打偏手，或是堪輿結連富戶，做造風水、囤地騙人。甚至兩邊俱係富家，不肯歸併一家；或是兩人都謀此地，至於爭訟。後來富貴未見，目前先見不安。還有這些風水(先生)，見他喜好風水，都來騙他：先一個為他造墳，已是說得極好，教他賞盡錢財；後邊一個又來破發，道是不好，應行遷改，把個父母搬來搬去，骨殖也不得安閒。不知這風水卻有自然而來的。

如我朝太祖葬父，升至獨龍岡，風雨大至。只聞空中道：「誰人奪我地？」下邊應道：「朱某！」太祖因雨暫回。明日已自成墳。這是帝王之地，所不必言。

就如我杭一大家，延堪輿看風水。只待點穴。忽兩堪輿自有在那廂商議道：「穴在某處。他明日禮厚點與他；不厚，與他右手那塊地。」不期為一個陪堂聽了。

次日，見堪輿所點卻是右手的，他就用心。後來道：「如今生時與你朝夕，不知死後得與你一塊麼？」因問他求了這塊地，如今簪纓不絕。

一家亦因堪輿商議，為女兒聽了，道在□□□(楊梅樹)下，後來也用計討了，如今代代顯宦。這都有鬼使神差般。

但有一人，卻又憑小小一件陰鷲，卻得了一塊地，後來也至發身。

話說福建三山有一個秀才，姓林名茂，字森甫。他世代習儒，弱冠進了一個學。只是破屋數椽，瘠田數畝，僅可支持，不能充給。娶了一個妻黃氏，做人極□□□(其溫柔，見)道理，甘淡泊。常道這些□□□(秀才一)入了學，便去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(說公話事，得了人些錢財，不管事之曲直，去貼官府)的臉皮，稱的是老教師、太宗師，認的是舍親敝友。不□(知)若說為人伸冤，也多了這些俠氣。若是黨邪排正，□□(也損)陰鷲，鎮日府、縣前奴顏婢膝，也不惜羽翎。若為□(窮)所使，便處一小館。一來可以藉他些束脩脩，資家中薪水；二來可以益加進修。蓋人做了一個先生，每日畢竟要講書。也須先理會一番，然後可講與學生。就是學生庸下，他來問也須付量與他開發。至於作文，也須意見、格局、詞華勝似學生，方無愧於心，故此也是一件好事。只是處館也難。豪宦人家，他先主一個□(定)，要尋好先生，定要平日考得起的。這些秀才見他□(豪)宦可擾，也人上央人去謀。或是親家，或是好友，甚是出薦館錢與他陪堂，要他幫襯，如何輪得到平常人？況且一捱進身，雖作些名士模樣，卻也謙卑巽順，籠絡了主翁；貓鼠同眠，收羅了小廝。又這等和光同塵，親厚了學生，道人都是好奉承的，講書有句象，便道：「特解」；作文有一句是，便與密圈。在人前與他父母前稱揚，學生怎不喜他？這便是待向上學生了。還有學生好懶惰的，便任他早眠晏起，讀書也得，不讀書也得；作文也可，不作文也可。就是家中有嚴父，反為他修飾，自做些文字與他應名。若父親面試，畢竟串他小廝，與他傳遞。臨考畢竟揆哄主人，為央份上，引領學生為尋代考。甚至不肖的。或嫖或賭，還與幫閒。只要固目下館，哪顧學生後來不通，後來不成器？故此闊館也輪不著林森甫。僅在一個顏家處一個半斤小館。是兩個小鬼頭兒：一個聰明些，卻耍頑；一個本份些，卻又讀不出書。喜得一個森甫有坐性，又肯講貫，把一個頑的拘束到不敢頑，那鈍的也不甚鈍。學生雖是暫時苦惱，主翁甚是歡喜。

捱到年，先生喜得脫離苦根，又得束脩到手，辭了東家起身。東翁整了一桌相待。臨行送了脩儀，著個小廝挑了行李相送回家。

一窗燈影映青氈，書債今齊暫息肩。
不作鳳凰將九子，且親鴛鴦學雙鸞。
床頭聲斷歌魚缺，囊底欣餘潤筆錢。
莫笑書生鎮孤另，情緣久別意偏堅。
不說森甫在路。

且說麻葉渡口有個農民，姓支名佩德，年紀已近三十歲。父母早亡，遺得幾畝荒山、兩畝田地耕種過活。只是沒了妻室，每日出入定要鎖門，三餐定要自家炊煮；年年春夏衣服定要央人，出些縫補錢、漿粉錢，甚是沒手沒腳。到夜來，雖是辛苦的人一覺睡到天亮，但過了冬天長夜，也便醒一兩個更次，竟翻覆不寧。腳底下一冷，直冷到腿上；腳尖一縮，直縮到嘴邊，甚是難過。

一日回來吃飯，同伴有人鋤地，他就把鋤頭留在地上。回了去時，卻被人藏過。問人，彼此推調。他叫道：「是哪個兒子藏過我的？」

一尖嘴的道：「你兒子還沒有娘哩！」眾人一齊笑將起來。他就認真，說人笑他沒有老婆，他一發動情起來。

回去坐在門前納悶。一個鄰舍老人家巫婆，見了他道：「支大官，一發回來得早！你為煮粥煮飯，一日生活只有半日做。況又沒個洗衣補裳的，甚不便當。何不尋個門當戶對的？也完終身一件事。」

支佩德道：「正要在這裡尋親，沒好人家。」

巫婆道：「你真要尋親，我倒有個好頭代。是北鄉鄭三山的女兒，十八歲。且是生得好，煮茶做飯、織布績麻件件會得。匡得一個銀子，她自有私房，倒有兩個銀子陪嫁。極好，極相應！」

支佩德道：「她肯把我這窮光棍？」

巫婆道：「單頭獨頸，有什不好？」

支佩德道：「還沒有這許多銀子。」

巫婆道：「有底樁的，便借兩兩何妨？」支佩德聽了，心花也開。

第二天，安排個東道，請她起媒。巫婆道：「這虧你自安排！若一討進門，你就安閒了。」吃了個媽媽風回去。

擇日去到那邊說，鄭家道他窮。巫婆道：「他自己有房子住，有田有地。走去就做法家主婆，絕好人家！他並不要你陪嫁。你自打意不過，與他些，他料不爭你。」鄭三山聽得不要陪嫁，也便應承。

他來回報，支佩德也樂然。問她財禮，巫婆道：「多也依不得，少也拿不出，好歹一斤銀子罷。」

支佩德搖頭道：「來不得。我積攢幾年共得九兩，如今哪裡又得這幾兩銀子？」巫婆道：「有他作主，便借些上，一個二婚頭也得八九兩。她須是黃花閨女，少也得十二兩。還有謝親、轉送、催妝、導白，也要三四兩。」支佩德自度不能。

巫婆道：「天下沒有娘兒兩個嫁爺兒兩個事！你且思量，若要借，與你借。除這家，再沒相應親事了。」

支佩德思量了一夜，道：「不做得親，怕散了這宗銀子，又被人笑沒家婆。說有陪嫁，不若借來使了，後來典當還他。」

算計定了，來見巫婆道：「承婆婆好意，只是哪家肯借？」

巫婆道：「若要借，我房主鄭副使家廣放私債。那大管家常催租到我這裡，我替你說。」果然一說就肯。九折五分錢借了六兩，約就還。巫婆來與他作主，先是十兩，後來加雜項二兩，共十二兩。多餘二三兩拿來安排酒席。做了親。

廿七八光棍遇了十八九嬌娘，妳精我壯，且是過得好。

但只是鄭家也只是個窮人家，將餅卷肉也不曾陪得。拿來時，兩隻黑漆箱、馬桶、腳桶、梳桌、兀凳。那邊件件都算錢，這邊件件都做不得正經。又經支佩德先時只顧得自己一張嘴，如今兩張嘴，還添妻家人情面份，只可度日，不能積落還人。

鄒衙逼討，起初指望賠嫁，後來見光景也只平常，也不好說要他的典當。及至逼得緊，去開口，女人也欣然，卻不成錢，當不得三、五兩，只得那些利錢與他。管家來，請他吃些酒做花椒錢。

拖了三年，除還債，到本利八兩。那時年久要清。情願將自己地一塊寫與，不要。又將山賣與人，都不捉手。也曾要與顏家，顏家道逼年無銀。先時管家日來□(討)，裡邊有個管家看他女人生得甚好，欺心占他的，串了巫婆嚇要送官，巫婆打合女人准與他。正在家寫寫婚書。那女人急了，道：「我是好人家兒女，怎與人做奴才？我拼一個死，叫鄒家也吃場官司。」

外邊爭執，不知裡邊事，她竟開了後門，趕到渡頭，哭了一場，正待投水。這原是娶妻的事：先時要娶妻，臨渴掘井；後來女家需索，捶雪填井；臨完債逼，少不得投河奔井。

不期遇了救星。林森甫看見婦人向水悲哭，也便疑心，就連忙趕上。見她跳時，一把扯住，道：「不要短見！」女人只得住了。問她原故，她將前後細訴：

羞向豪門曳綺羅，一番愁絕感雙蛾。

恨隨流水流難盡，拼把朱顏逐綠波。

森甫道：「娘子，妳所見差了。妳今日不死，豪家有妳作抵，還不難為妳丈夫。如妳死，那債仍在妳丈夫身上還，畢竟受累了。妳道妳死，妳丈夫與母家可以告他威逼。不知如今鄉宦家逼死一個人，哪個官肯難為他？也是枉然！喜得我囊中有銀八兩。如今贈妳，妳可抵還還人。不可作此短見。」便篋中去檢此銀。

只見主家僕拿住道：「林相公，你辛苦一年才得這幾兩銀子。怎聽她花言，空手回去？未免不是做局哄你的，不可與她。」

森甫道：「我已許她。你道她是假？幸遇我來，若不遇我，她已投河了，還哄得誰？」竟取出來雙手遞與。這娘子千恩萬謝接了。

又問：「相公高姓？後日若有一日，可以圖報。」森甫笑而不對。倒是僕人道：「這是三山林森甫相公。若日後有得報他，今日也不消尋死了。」兩邊各自分手。

森甫分了手，回到家。卻去問妻子覓得幾分生活錢，犒勞僕人。僕人再三推了不要，自回家去。到晚，森甫對其妻越趨的道：「適才路上遇著一個婦人，只為丈夫欠了宦家銀八兩無還，(要)將她准折，婦人不欲，竟至要投水。甚是可憐。」

那黃氏見他回時不拿銀子用，反向黃氏取還，道：「或是成錠的，不捨得用。」

及半晌不見拿出來，也待問他。聽得此語，已心會了，道：「何不束脩濟她，免她一死。」

森甫道：「卑人業已贈之，也曉得娘子有同志。只是年事已逼，恐用度不敷。」

黃氏道：「官人既慨然救人，何故又作此想？田中所入，足備朝夕薪水之費；我女工所得，足以當之。□(望)勿介意。」森甫聽了，也覺欣然。

挨到除夜，一物不買。親族一個林深送酒一壺與他。他夫妻收了他的，衝上些水，又把與小廝不收的銀子買了半斤蝦，把糟汁煮了，兩個分歲。森甫口占兩句道：

江蝦糟汁煮，清酒水來□淘。

兩個大笑了一場，且窮快活。外邊這些鄰人親族見他一件不買，道：「好兩個苦作人家的！忙了一年，魚肉不捨得買。」

後邊有傳他濟人這節事，有的道：「虧他這等慷慨！還虧他妻子倒也不絮聒他！」

有的道：「沒有計窮儒！八兩銀子坐放一年，也得兩數利錢。怎輕易與人？可不一白弄卯。便分些兒與他也罷，竟把一主銀子與人。這婦人倒不落水，他銀子倒落水了。」他也任人議論，毫無追悔。

除夜睡時，卻夢到一個所在，但見：

字開白玉，屋鑄黃金。琉璃瓦沉沉耀碧，翡翠舒翎，玳瑁樓的的飛光，虬龍脫海。碧欄杆外，列的是幾多瑤草琪花；白石街中，種的是幾樹怪鬆古柏。觸目是朱門瑤戶，入耳總仙樂奇音。卻如八翼扣□(天)門，好似一靈來海藏。

信步行去，只見柱上有聯，鑄著金字道：

門關金鎖鎖，簾捲玉鉤鉤。

須臾，過了黃金階，漸上白玉台。只見廊下轉出一個道者，金冠翠裳，貝帶朱履，道：「林生何以至此？」森甫就躬身作禮。那道者將出袖中一紙，乃詩二句。道：

鷓鴣之地不堪求，麋鹿眠處是真穴。

道：「足下識之。」言訖，相揖而別。醒來，正是三更。

森甫道：「這夢畢竟有些奇怪。」

次日，即把「門關」二句寫了□□(個對)聯，黏在柱上。只見來的親友見了，都笑：「有這等□□(文理)不通秀才，與你家有什相干？寫在這邊。」又有一個輕薄的道：「待我與他換兩句。是：

蓬戶遮蘆席，葦簾掛竹鉤。

有這樣狂人！」那森甫自信是奇兆。到了正月盡，主家來請。他自收拾書籍前往。

當日主人重他真誠，後來小廝回去，說他舍錢救人，就也敬他個尚義。著實禮待他。

一日，東翁因人道他祖墳風水庸常，不能發□(秀)去尋一個楊堪輿來。他自稱「楊救貧」之後，他的派頭與人不同。他知道，人說風水先生常態是父做子受，又道攬哄人買大地、打偏手。他便改了這腔，看見主家雖富，卻是臭吝不肯捨錢，風水將就去得。他便著實贊揚道：「不消遷改。」見有撒漫，方才叫他買地造墳。卻又叫他兩邊自行交易，自不沾手。不知那賣主怕他打退船鼓，也聽他。又見窮秀才闊宦，便也與他白出力一番，使他揚名。故此人人都道他好。

顏家□□□(便用著)他，他初見賣弄道：「某老先生是我與他定穴，如今乃郎又發；某老先生無子，是我為他修改，如今連生二子；某宅是我與他遷葬，如今家事大發；某宅是我定向，如今乃郎進學。如今顏老先生見愛，須為覓一大地，可以發財、發福的。」說得顏老好生歡喜，就留在書房中歇宿。

森甫也因他是個方外，也禮貌他。□(逐)日間與顏老各處看地，晚間來宿歇。顏老與楊堪輿、林森甫三個兒一桌兒吃飯，顏老談起森甫至誠有餘，又慈祥慷慨：「舊歲在舍下解館回去，遇見一婦人將赴水。問她，是為債逼，丈夫要賣她，故此自盡。森甫就把束脩盡行助她，這是極難得事。」

楊堪輿道：「那婦人可曾相識麼？」

森甫道：「至今尚不知她是何等人家，住何處，叫什名字。」

楊堪輿道：「若不曾深知，怕是設局。」

森甫道：「吾盡吾心，也不道她詐。」

堪輿道：「有理，有理。如此立心，必發無疑。但科第雖憑陰鷲，也靠陰宅。佳城何處？可容一觀麼？」

森甫不覺顏色慘然道：「學生家徒四壁，亡親尚未得歸淺土。」

楊堪輿道：「何不覓吉地葬之？學生當為效勞。包你尋一催官地，一葬就發。」

森甫道：「只恐家貧不能得大地。」

楊堪輿道：「這不在大錢才有，人用了大錢，買了大片山地，卻不成穴。就理看來，左右前後，環拱關鎖盡好，穴不在這裡。人偶用一二兩，得一塊地，卻可發人富貴，這只在有造化的遇著。」

顏老道：「先生若果尋得，有價錢相應的，學生便買了送先生。」

楊堪輿道：「這也不可急遽，待我留心尋訪便了。」

那楊堪輿為顏家尋了地，為他定向、點穴，事已將完，因閒暇在山中閒步，見一塊地，大有光景。歸來道：「今日看見一地，可以腰金，但未知是何人地，明早同往一看，與主家計議。」

次日，森甫與楊堪輿去，將到地上，忽見一個鹿劈頭跳來，兩人吃了一驚。到地上看時，草都壓倒，是鹿眠在此，見人驚去。

楊堪輿道：「這是金鎖玉鉤形，那鹿眠處正是穴。若得來為先生一做，包你不三年發高魁，官至金紫。得半畝之地也便夠了，但不知是誰家山地。」

林森甫心中暗想：「地形與夢中詩暗合，穴又與道者所贈詩相券。」便也歡喜。

佳氣鬱菁蔥，山回亥向龍，

牛眠開勝域，折臂有三公。

正在那邊徘徊觀看，欲待問，只見這隔數畝之遠，有個人在那邊鋤地，因家中送飯來，便坐地上吃飯。森甫便往問他，將次走到面前，那婦人似有些認得，便道：「相公不是三山林相公麼？」

堪輿道：「怎這婦人認得？」婦人便向男子前說了幾句，那男子正是支佩德，丟了碗，與婦人向森甫倒身下拜，道：「舊年歲底，因欠宦債，要賣妻抵償，她不願，赴水，得恩人與銀八兩，不致身死。今日山妻得生，小人還得山妻在這廂送飯，都是相公恩德。」

森甫扶起道：「小事何足掛齒。」因問：「相公因何事到此？」

森甫道：「因尋墳地到此。」

佩德道：「已有了麼？」

堪輿道：「看中此處一地，但不知是誰家的？」

支佩德道：「此山數畝皆我產業，若還可用，即當奉送。」

堪輿便領著他，指著：「適才鹿眠處是這塊地略可。」

支佩德道：「自此起，正我的地。」便著妻先歸，煮了家中一隻雞，遂苦苦邀了森甫與楊堪輿到家，買了兩壇水酒。道：「聊為恩人點饑。」

吃完，即當面紙一張，寫了山的四至都圖，道出買與林處，楊堪輿作中，送與森甫，森甫決不肯收。楊堪輿把森甫捏一把，道：「這地是難得的，且將機就機。」

森甫再三堅持道：「當日債逼，使你無妻，今日白花你產，使你必致失所，這斷不可。」

支佩德道：「這邊山地極賤，都與相公不過值得七八兩，怎還要價？」

森甫道：「我當日與你，原無心求償，你肯賣與我，必須奉價收契。」

楊堪輿道：「林先生不必過執。」森甫不肯。

次日，支佩德自將契送到顏家。恰遇顏老。問：「兩個有些面善。」

道：「我是有些認得你，哪裡會來？」

支佩德道：「是舊年少了鄒副使債，他來追逼，曾央間壁鍾達泉來，要賣產與老爹，連見二次，老爹回復。後來年底催逼得緊，房下要投河，得這邊林相公救了，贈銀八兩。昨日林相公同一位楊先生看地，正是小人的，特寫契送來的。」

顏老道：「舊歲林相公贈銀的，正是你令正？」又歎息道：「我遍處尋地，舊年送地來不要，他無心求地，卻送將來。可見凡事有數，不可強求。」領進來見了森甫。

顏老道：「即是他願將與先生，先生不妨受他的。況前已贈他銀子，不為白要他產。」森甫只是不肯，兩邊推了半日。

顏老道：「老夫原言助價。」到裡邊拿出銀三兩付他，遂收了契，楊堪輿便與定向點穴。

支佩德卻又一力來管造。

擇了日，森甫去把兩口棺木移來，掘下去果然熱氣如蒸，人人都道是好墳，楊堪輿有眼力。不知若沒有森甫贈銀一節，要圖他地也煩難哩。